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季北略
第六卷 崇禎三年庚午

誌異

正月辛巳朔，京師大風霾，晝晦。三月，威鼎自鳴，熒惑入井分，退而復留，又入鬼宿。
五月二十二日辛丑，海豐縣有石圍數丈，高丈餘，忽移五十餘步。
晝晦異矣，元旦晝晦，尤異之甚，殆天地否塞之會乎？故首書之。

陝盜王子順苗美

正月，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眾至四千，掠綏德，南圍韓城，總督楊鶴、巡撫劉廣生擊敗之。賊遁，復犯清澗，官兵追逐，賊走西川。先是，萬曆時朝廷念西軍勞苦，預給三月糧，以為常。至是，秦旱，粟騰貴，軍餉告匱，往往譁潰，亡命山谷，遂倡饑民為亂。時東事益急，廷議核兵餉，各邊鎮咸釐汰至數十萬。乘亂，兵多噪而下。

秦寇入山西

三月，秦寇入山西，犯襄陵、吉州、太平、曲沃。
四月，陷蒲縣，山西自河曲、保興至蒲津千五百里，賊自號曰「橫天一字王」。

賊陷河曲

十一月，山西總兵王國梁，追賊於河曲，發西洋砲，砲裂，兵自亂。賊乘之，遂陷河曲。

賊陷黃甫川（秦寇）

五月，賊破金瑣關，殺都司王廉。
王子，王嘉允陷黃甫川、清水二營。次日，陷府谷縣，復圍孤山堡，榆林道白貽清遣兵敗之，遁入府谷縣。延綏巡撫洪承疇等圍之，斬獲甚眾。
及九月三日己卯，王嘉允勾西人入掠，洪承疇、杜文煥從孤山進擊，大破之。賊佯乞降，仍奪路走。
白貽清，號惠風，常州人；洪承疇，字亨九，閩人。

楊鶴誤撫

都司艾穆，蹙賊於延川、清澗，賊始求撫。三邊總督楊鶴及陝撫劉廣生，各遣材官持牌四出招賊。賊魁黃虎、小紅娘、一丈青、龍江水、掠地虎、郝小泉等，俱給牌免死，安置延綏河西。然賊降叛不常，其眾僅不焚殺而淫掠如故，罹毒益甚。百姓吞聲，有司承撫臣意，莫敢告，而寇患成矣。
楊鶴，號無山，湖廣武陵人。

劉懋言秦寇

六月，給事劉懋上言：「秦之流賊，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。邊賊倚土寇為嚮導，土寇倚邊賊為羽翼。始數不多，至近年荒旱頻仍，愚民影附，賊勢始大。當事以不練之兵，剿之不克，又議撫之。其剿也，所斬獲皆饑民，而真賊飽揚以去；其撫也，非不稱降聚眾，無食仍出劫掠，名降而實非降也。」

劇賊神一元

十二月己巳朔，劇賊神一元等，破新安縣。
初九日丁丑，破寧塞縣，據其城。
十三辛巳，引西人四千騎，入寇，陷樹澗及保安諸城。
至明年正月，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。一元死，弟一魁領其眾。

清兵

徐孝婦剖肝進姑

孝婦，湖廣漢陽人，幼字村民汪卷。卷固貧窶，為人傭，母鄧耄矣。婦歸卷，晝耕暮織，其事姑，雞豚蔬菜，未嘗匱乏。崇禎己巳庚午間，大饑疫，婦與卷乞食，食無從乞，鬻身，身無從鬻。鄧且病垂斃，偶思豬肝。婦匍匐往市，跪求屠者。屠不與，曰：「既無錢，勿望肝也。」
婦不得已，泣歸，念：「豬肝不可得，人肝豬肝，味或同，萬一人肝可醫我姑，姑生而我死，死何惜？」
遂夜半自引刀割其脅，凡三剖，肝不出。
將更舉刀，忽見白衣嫗，謂：「汝不得用刀法，刀宜橫，不宜直。」婦從之。奏刀善然，肝果出。乃為湯以進姑。姑頓愈。
當為湯時，婦全不覺。逾時，創甚，婦昏聩。
復見白衣嫗者，謂：「汝無慮，我起汝。」婦果霍然。
越數年，姑壽終。婦砌上結草，廬姑墓，一羹一茗，必躬捧奠墓前。墓在山僻處，風雨晦冥，煙霧四塞，山鬼號呼，蛇豕橫突，婦無懼意。自擔薪汲水為常。或助以衣食者，謝不受，曰：「勞苦凍餓，不過死耳。我自剖肝時，死矣，為姑活。今死墓，早晚不論也。」漢陽令楊四知稔其事，奏記上臺為請旌於朝。
余讀《彤史遺編》，見割耳斷臂，詎婦人無俠氣，然瑤池冰雪或甘心伉儷，而未必矢念萱庭；號江負屍，詎女子無孝行，然抱

石懷沙或結念毛裡，而未必篤情姑嫜；刲股祝髮，詎兒婦忘高堂，然毀容傷體或抱痛肢節，而未必盡關生死。獨婦一念篤至，九死不回，冒白刃而如雪，比剖心以同體，洵奇孝，亦至孝也！可以傳矣。